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野叟曝言  
第十六回 又李傷寒遺鐵彈 素娥取冷臥銅屏

素娥道：「此時土令，文相公面如青亞，木來剋土，賊害已深。印堂山根氣色深黯，目睛黯而不明，耳輪枯而不潤。據奴看來，竟是大病之狀，如何是好？」又李失驚道：「素娥姐果然粗於岐黃，璇姐之言不謬矣。」急討鏡子一照，慌把脈息一診，大驚道：「六脈亂動，浮緊弦硬，胃氣全無，真脈已見，合之面色，無復生理矣！」鸞吹滿眼垂淚，說道：「素娥雖是明白些醫理，如何就信他？哥哥體本壯實，現在好好的，就有小恙，天相吉人必然無事。只是寬心調攝就是了。」又李道：「愚兄於此道，頗知門徑。方才把鏡自照，又診了兩手脈息，自知病勢已深。當作急歸家，圖見老母一面。倘得倖生，再來看你便了。」素娥道：「這是斷然不可。奴觀氣色，病勢已在目前，若到船中發出，既無伏侍之人，又乏療治之策，豈不誤了大事？小奴略知醫理，尚可竭力綢繆，不若安心住下為妥。」又李道：「汝言固當，只是老伯已死，我一異姓之人，孤身臥病於此，恐起外人之議，還是速去的是。」鸞吹道：「蒙哥哥生死骨肉，感人肺腸。若果有病來，自當盡心伏侍，雖有外人議論，只消付之不睹不聞。哥哥豈忘社神廟內之言乎？大丈夫不以昭昭伸節，不以冥冥墮行，何嫌何疑，而生枝節？小妹至今銘刻於心，既被以惡名，亦甘受不辭耳。」又李感激鸞吹誠意，且自知受病已深，其來已速，斷斷不及歸家，因便允諾，致謝道：「我本擬明日備一薄筵在老伯靈前痛哭一番。如今被素娥姐說破，這一會子就覺支持不定，賢妹請便，愚兄就要歇息了。」鸞吹道：「小姐也擬明日備一素酌，替哥哥洗塵，如今也不敢了。」因一面叫僕婦們鋪設床帳，請又李睡下，一面吩咐熬粥。自同素娥進房，含淚向跪，口稱：「有事奉求。」素娥大驚失色，忙跪下去，兩手又住鸞吹胳膊道：「小姐嚇死我也。」鸞吹道：「文相公自言知醫，你又深通此術，都說病勢非常，則目前發作，自必險不可當，難免淹纏床席。一切診視用藥，固須仰仗你力。只是老爺死後，嗣子非人，家人們逃者逃，散者散，只未能最有忠心，又在西莊主管。家中惟剩申壽一人，年邁無用。灶前幾個丫鬟僕婦，俱係蠢笨無知。生素這丫頭雖是聰巧，年紀尚小。文相公孤身臥病，一切飲食起居，以及大便小解，若沒有一人貼身伏侍，晝夜不離，著意知心，添寒減熱，此病豈能痊癒？我受文相公厚恩，本應不避嫌疑，親身伏侍。但我已字人，文相公守禮君子，斷然不許。仔細算來，惟有你是同心，分雖主婢，情同姊妹。要與我前去調護恩兄，須要貼心著肉，持抱撫摩，形跡全捐，身命不惜。俟文相公病癒之時，我作主將你送他為妾。一則報我之恩，二則完你終身之事。文相公才德俱優，將來事業不可限量。我須湖上山前社神廟內，不惜身為小星，以酬其德，諒不致辱沒了你。但是我所應為之事，要累及於你，此心實有不安耳。」說罷，涕淚俱下。素娥慨然道：「小姐請起，容婢子一言。」鸞吹道：「你允了，我方敢起來。」素娥忙道：「總依小姐就是了。」鸞吹致謝而起道：「既承慨諾，你就是我的恩人。以後姊妹稱呼，不必叫我小姐了。」素娥道：「這個婢子怎敢！文相公固有恩於小姐，而寺中發火，救出者豈止小姐一人！婢子感恩，亦與小姐無二。況婢子蒙小姐飲食教誨，另眼相看，小姐有命，既赴湯蹈火，亦所不辭。但文相公何等人物？小姐根栽月窟，才貌無雙，文相公尚且以禮自持，不肯輕係紅絲。婢子係墜下之人，豈足人文相公之目？小星一事，看來斷斷不能。婢子雖是下人，亦知廉恥。既與文相公日夜周旋，斷不肯顧顏再思別配，只求小姐念此苦衷，留在身邊，伏侍小姐一生，做個守貞老婢，就感激不盡了。」說畢，亦潸然淚下。鸞吹落淚道：「聽汝所言，令我心碎。但文相公雖然守禮，亦是通情。你與他患難周旋，恩深義重，亦斷無忍然之事。我就中盡力撮合，管教你不作向隅之泣也！」

主婢二人，在房商議，廚下粥已熬好，進來說話。素娥忙做了幾碟通氣和胃的小菜，拿進書房，走至床前，聽著又李鼻息甚粗，呼之不應。揭帳看時，見又李和衣躺臥，昏沉不醒。將額上一摸，竟如火炭一般，炙得纖手生疼。鸞吹隨後出來，素娥說知，忙叫哥哥。又李不省人事，含糊而已。鸞吹噙著一把眼淚，將前言復加叮囑。素娥道：「方才允了小姐，便是婢子之事，何須囑咐？」因掇張杌子，坐在床前，定了心神，調了氣息，將又李脈息診過，說道：「文相公脈理真是精明，適才所說脈象，一毫不錯。」因加減麻黃湯，在藥箱內簇起一劑藥來，架好藥罐，生旺了火，鸞吹執扇而扇，不移時煎好。素娥用碗傾出，捧至床邊，將又李靠好，頭頸扶正，鸞吹將汗巾圍好，素娥側放又李嘴唇邊，用指捺定下唇，倒將下去。那藥盤在口中，不進咽喉；鸞吹急得淚流滿面，一面扯那汗巾揩拭，登時臉上失色。素娥道：「不要慌張，待這藥氣通些下去，就可入喉了！」因把藥碗擱在又李唇下，使那碗內蒸蒸之氣，衝入鼻中；又蘸著藥汁，揩擦又李鼻管。候了一會，只聽喉中嚕的一聲，口內之藥已落人喉。素娥把藥碗一側，口角邊卻已盤將出來。鸞吹仍復拭淨，說道：「素娥妹，怎麼又不下去呢！」素娥道：「這病忒深了，須慢慢的通去。」因又候了一會，又嚙下一口。如此約有一個時辰，把藥頓了幾回，方才將次吃完。到臨了一口，忽然直噙下來，噴得主婢二人，淋淋漓漓，一臉都是藥汁。看又李時，喉中作響，氣逆神亂，鸞吹嚇得魂出。素娥搖手示意，急從又李胸前，輕輕向下摩去，摩了百十遍，面色方回得過來。靠墊抽去，將又李頭身放平，揭過被來，連頭蓋上。向鸞吹道：「這袂被不中用，快些開床綿被出來。」鸞吹急急進房開被，素娥收好藥罐，頓上一罐清水，鸞吹自己拿被而出，問道：「方才好好的咽，為何忽然直噙起來？」素娥接被蓋好，答道：「倒藥時節，想是心忙，存了些藥渣。」鸞吹方得放心，令素娥進房吃飯。素娥道：「婢子心裡著忙，吃不下去。小姐請去用飯罷。」駕吹道：「你摸我心頭不是還跳麼？那裡要吃飯呢！」素娥因摸鸞吹心頭，看見鸞吹臉上斑斑藥汁，把袖角蘸水拭淨，自己也拭了一會。

天已漸黑，點起大蠟，兩人屏息靜候多時，素娥輕輕揭帳，將手探入被中，把又李額上摸時，焦枯乾燥，仍然火炭一般。說道：「怎這樣狼虎藥吃下去，一點子推扳不動？」鸞吹面如土色。素娥忙道：「文相公本質堅實，非輕劑所勝；口角又流掉了些，明日用下重劑去就是。」兩人在床前守了兩個更次，聽又李鼻息粗濁，別無動靜。素娥道：「夜深了，小姐進去安息。看來這病非一時可癒，若一日就拖乏了身子，豈不誤事？」鸞吹點頭，又坐了一會，再三叮囑，方才進去。素娥關好了門，看那爐中之火，漸漸消化，又生了一爐炭火，換上一罐冷水備用，剪去燭花，又坐了一會，覺得身於困倦，想總是貼身伏侍的了，竟自揭開帳子，和衣倒在又李腳邊，側身而睡。一交五鼓，小解甚急，忙去摸又李時，仍是大熱未退，因開門進內。一路門戶，僅是虛掩，走近臥房，鸞吹驚問道：「何人？」素娥答應。鸞吹急開房門出問，素娥說知緣故。鸞吹道：「這便還好，早把我嚇出一身冷汗來了！」素娥走入自己房內，一面小解，一面說：「小姐怎不脫衣服睡？」鸞吹道：「我一夜風吹草動都吃著驚，悄悄的書房門首走了好幾遍，那裡放心得下！你今日下藥，須是細心斟酌，要有些效驗才好！」素娥解畢出來，看了又李之脈，放了水罐，把爐中餘火生旺起來，將昨日藥方倍了一倍，簇起一大劑煎好。

鸞吹早已出來，兩人照著前法，灌下藥去，幸沒一些滲漏。仍將被蓋好，候了多時，休想一毫汗氣！鸞吹焦急異常，素娥也覺著忙，因原方減了分兩，泡碗湯灌下一催，直到午後，額角上方有汗出。素娥伸手摸又李胸腹，也覺潮潤，只不便當著鸞吹之面，摸向小腹邊去。暗想：連下這等利害藥兒，外邪也自然趕出來了！鸞吹見已出汗，略覺放心。素娥見沒清頭，愁眉仍結。候到臨晚，又李知道口乾，要討湯水。素娥一喜一憂，忙把紫蘇湯去吃了，還叫口乾，要吃冷水。素娥忙看舌胎，鸞吹點燭照著，只見滿舌俱是黑胎，其色暗黯，用指去摸，如火刺一般，於澀礙手；忙取生薑揩擦，用上青布蘸水絞過。診了脈息，按摸胸腹，向鸞吹道：「脈實腹堅，非承氣湯不可治也。」鸞吹道：「這事全仗賢妹，我不能贊一辭！」二鼓後，鸞吹進內，叫小丫頭生素，拿了淨桶並未公所用銅夜壺出來。素娥尋思：又李不知可有斑毒？就是通身有汗無汗，亦須擠挨始知。且病人第一要睡得安穩，和衣怎得自在？明日要用下藥，出恭亦不便益！因說道：「文相公，替你把衣服脫去罷。」又李昏沉不應。素娥只得替又李先脫鞋襪，次解衣裙褲帶，用手騰鬆腰褲，扯落裙褲，然後把兩手褪出口，將身子推轉向外，卷好衣服，仍推向裡，扯出衣服來，足有一個更次，方脫蓋得停妥，素娥已是筋疲力乏。豈知這一脫衣服，又感冒些風寒了！素娥折疊衣服，覺著袖口沉重，用手摸出，多是鐵弩，收在抽門之中。將衣服等件搭放過了，提起褲帶，見有順袋飽滿，中有銀兩、丸藥。藏好枕邊。復點紙捻，將胸腹照過，然後

擁蓋好了，倒在又李腳邊睡去。

次日，素娥用了一劑大承氣湯，止放幾個響屁。鸞吹道：「怕沒有積滯麼？」素娥道：「下面失氣，必有宿積。」因又用一劑，便打下許多粒糞，如鐵彈一般，堅硬異常；那穢熱之氣，甚是難聞。生素掩鼻，鸞吹、素娥都不甚覺。把粗紙鋪墊，抽換收拾，一連兩日，糞始完。又李方有清頭，夜中急要小解，卻不知素娥將夜壺藏在那頭，以便遞送，揭帳尋覓不見，燭光之下，瞥見淨桶。素娥壓被而睡，念其勞乏，不忍驚動；勉強下床，就桶小解，未及披衣，覺有寒意。無奈其便甚長，到得上床，已連打幾個寒噤，便又變成瘧疾，大寒大熱，如祟如狂，叫喊連天，擺搖震地。鸞吹愈加慌張，素娥道：「不妨，轉了瘧疾，大事無礙矣！」不料又李此瘧，利害非凡，冷時如擁臥層冰，便討火烘，熱時似擁圍熾炭，便呼水浸。素娥苦諫道：「文相公深通醫理，如此蠻法，必致傷生！」又李道：「我非不知，但一刻忍受不住；若不如此，亦必立時凍死，熱死。縱使捱得一兩日，反不如即死，得免此冰割火燎之痛苦乎？」說罷，淚如泉湧。鸞吹聽得萬箭鑽心，哭向素娥道：「只得要依哥哥之言，暫救目前之急了！」素娥哭道：「這個斷斷使不得的，飲鴆酒而解渴，立見死亡矣！」鸞吹大哭道：「難道竟沒法可解的了？我只索先行自盡，不忍見哥哥受苦也！」素娥痛哭道：「文相公如此苦楚，小姐如此慘傷，事急無奈！」低低向鸞吹說：「只得如此如此，可以少解冷熱之勢，於病體還不至大傷！」鸞吹連忙跪下叩謝道：「妹子，你肯如此救我哥哥，叫我怎生報你？」素娥慌跪而扶起，鸞吹急令僕婦丫鬟，橫七豎八的，扛了一座古銅屏風進來，扯脫座子，平放在地；又亂搶了幾簍銀炭，幾架火盆來，火盆外四面垂下帷幕，急鎖門而出。

恰值又李寒勢已來，素娥慌走入帷，加炭再扇，便自發騰騰地，脫去衣裙，單留褲子，坐在中間，被四面火勢逼來，炙至喉吻俱枯，毛髮欲燎，渾身似炭，汗出如珠；又李正在極冷之時，素娥直奔入被，又李慌忙抱住，頓覺寒谷生春，如懷暖玉。垂淚致謝道：「我本不應越禮至此，實在冷不可耐了！」素娥停了一會，覺身子漸冷，復向帳中坐火，再鑽入被，如此者三回，又李覺冷已可當，就止住素娥。停了一會，熱勢漸至，素娥下床，伏於銅屏之上；須臾，冷氣攢心，遍身僵直，仰將轉來，復睡一會，覺再受不住，方爬起身上床來，鑽入李懷中，緊緊抱住，如假冷一般，臉貼著臉，兩手向背上撫摩。又李正在燒炙之時，忽遍體生涼，爽快無比；睜著眼，對素娥垂淚道：「你弱怯身軀，弄出病來，如何是好？」素娥道：「小奴受文相公活命之恩，又受小姐萬金之托，即粉骨碎身，亦所不辭，區區致病，何足掛齒！」又李感激非常。俛了一會，覺身子漸熱，復向屏風取冷，冷既取足，再來擁抱，抱至復熱，仍欲下床。又李即不肯放，說道：「此時之熱，已略可耐；若再取冷，不特我心不忍，汝體有妨，亦恐不能繼也！」素娥因乏已極，亦便停止。每日預煎湯水，冷時飲以生薑，熱時飲以紫蘇，未發之時，加減柴胡桂薑湯，用心調治。兩日之後，病勢轉頭，假冷假熱，止須一次。五日以後，漸次輕可，素娥仍欲假睡，又李道：「我此時寒勢已是可耐，不似從前欲殺欲割；若再如此，必害汝命，於我之病，亦無益而有損耳！」素娥是一時情極之計，原知與病不宜；聽又李說是可耐，也就罷了。鸞吹因素娥假睡，不便出來，常在門錢站立探聽，候寒熱退方進看觀。一聞此言，便照舊時刻不離，煎湯送藥，直至三更，方才進去。

過了幾日，又李外感內傷，病已俱去，只是神虛力弱，氣乏心嘈。鸞吹將桂圓、膠囊、雪蔗、冰梨等類，放在又李床頭，以備又李一時饑渴之需。素娥定了加減十全大補湯，每日調理，元氣漸復。已到四月二十日，將近未公週年，鸞吹與素娥商議，日間把書房門閉上，外面夾弄兩頭小門關斷，以免親族們攪擾。果然自二十二日起，至二十五日止，接連有族親並東方親家公私祭奠，止空二十六日是本家祭奠。鸞吹內外料理，哭泣跪拜，迎送支接，辛苦異常。嗣子洪儒卻躲得無影無蹤，各處找尋不著。偏是連日大雨如注，累那老家人找得發昏。到了二十六日一早去尋，又央了助忙親族，分頭挨訪，祭筵擺設齊全，單等他回來祭獻。直到午後，才拖泥帶水的在雨裡跑來，拜了幾拜，並不哭泣，剛化完紙錢，就討飯吃。鸞吹愈加氣苦，說道：「父親嗣你為子，便要你為祭禮之主；那有一個週年不來家的事？連日親族來上祭，通沒有人陪待，要你這不孝子何用？剛尋得來，哭也不哭一聲，紙錢還沒化完，就亂嚷要飯吃，和你向各處去告訴，看有這理沒有？」盡力的數落了一頓。洪儒總不做聲，呆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我輸了錢，要去翻本哩！方才的盆口，正有些轉頭了！好姐姐，你不要奈何我，快收下祭罷。」駕吹道：「你終日賭錢，可憐父親世傳之產，夠你幾年化費！」洪儒道：「飯不拿來吃，只顧說閒話。既分與我，就與姐姐無涉；只要骰子一轉，便把以前賣的都贖回來了！」說罷，掣身便走。被鸞吹一把扯住道：「你往那裡去？」洪儒瞪著眼睛道：「我說過去翻本，不信姐姐沒聽見。我許過他們，拜了一拜就去，才放我來的；如今還敬著盆，在那裡等我哩他那裡也有飯吃，你放我去罷了。好姐姐，你放了手！」鸞吹道：「是你的錢，該憑你去輸的了！明日就是父親死忌，難道不要在家，這也是與我無涉，不該管的嗎？」洪儒歎口氣道：「精晦氣，雨又是這般大！明日又是真死忌，白作掉了好盆口，還招他們怪頭哩！如今請放了手罷！」鸞吹放手。洪儒呆坐在拜氈上，看那雨勢，越是氣悶，候收下祭去起來，有心沒想的，吃了幾碗飯，茶也不喝一口，鑽入雨裡，跑過自己房裡睡覺去了。

鸞吹看見這般光景，愈加氣苦，在靈前又大哭一場。裡裡外外，監看著收拾料理一番，已是點燈時候，才過書房裡來，素娥開門接進。又李深致不安道：「老伯週年，竟不能親到靈前哭奠，抱罪已極！賢妹為著愚兄，心力俱瘁，連日料理家事，又極勞頓；方才聽見屢次哀號，只恐有傷玉體，還宜節哀，以慰老伯之靈！」鸞吹道：「先父週年，親族都來致祭，就是素妹子關在此處，尚且早晚到靈前哭看幾回。惟有不肖嗣弟躲在賭場，直至今日午後尋回，反與我嚷鬧一場，不由妹子不分外氣苦。」又李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但愚兄臥病於此，應代我致意他才是。」駕吹道：「這倒不必，若與他說知，反有氣喘。」又李道：「事雖如此，但他既來嗣，便是一家之主，沒有不通知他的道理。啣氣事大，失禮事大，若因失禮而啣氣，曲便在我，只可受氣，並不能啣矣！」鸞吹道：「哥哥所言亦是。他已睡去，明日與他說知便了。」

鸞吹見又李精神甚旺，語言爽健，因問起別後之事。又李把進京出京，及找尋璇姑，開除頭陀，見檄更名等事，約述一遍。鸞吹道：「妹子看璇姑眉目，靈秀不凡，與我這素妹，如一對明珠，真是我見猶憐，足充哥哥妾媵；若在豐城這彈丸之地，定記得著。那何氏不料又遭此厄；若非哥哥相救，亦斷無生理矣！」素娥道：「怪是前日申伯伯進來，說甚吳江姓白的相公。」又李道：「我在船，眾客俱稱白相公，一路上，腳夫店家問我，俱以姓白應之；到那日，不知不覺的，也說是姓白了。」因叮囑鸞吹：「明日對令弟說，也竟說白又李，現在有道士在此，恐生意外！但令弟所居，與此遠近？我們說話，休被他聽見方好！」鸞吹道：「這一所老宅，是先父分受；那邊一宅，就是嗣弟生父先叔所居，後來賣與先父，搬入鄉間去了。嗣弟住在那邊一宅，自有粗使什婢承值，他也成日不在家；這裡是先父的內書房，等閒人不得進來。」因指牆外道：「此是極西，外邊是空場，場外更有牆；嗣弟住在那邊極東，離此老遠哩！」又李神氣尚弱，聽著譙樓二鼓已緊，因道：「夜深了，賢妹連日哀勞，請進去安息罷。」鸞吹道：「因話就話，竟忘記哥哥是病體。」因道了安置進去。素娥關上門，頓些湯水，淨了手面，正要上床，忽覺腹中甚餓，是日間哀感，少吃茶飯之故。卻懶去頓粥，想起床頭茶點，伸手去取。一時摸不著點心，卻摸了又李的順袋，口邊塞的印囊，拖著印綬，亂叢叢的，只認袋繩解散，隨手取至燈下結束。卻見是印囊印綬一般，暗付：「因何有此？」開囊看時，即見一個紙包，上寫補天丸字樣。因知道補天丸是極有補益之藥，撮起一把，嚼來充饑。誰知因這一嚼，不特廉恥俱無，幾乎性命不保。正是：

一團赤炭從心落，兩朵紅雲上臉來。

總評：

素臣初次出門在昭慶借寓，次日即遇未者。舟中敘話，同被水災，汎浮遇救，接著鬥龍，兩番很力，已覺困憊。及見鸞吹、殺陶賊，又是驚憂喜怒，交集一時，方回寺中，稍可息養，忽而奔波城內，忽而救火奪鉤，忽而拆牆放女，數日之間，身心交瘁。乃別過未老，回到吳江，安然江陰赴試，並未因勞感疾，此次出門，因訪璇姑不著，心下擔憂，候船閒玩，突遇頭陀，登岸出恭，巧援隨婦，辛苦一夜，事畢回船，風露之中，放頭大睡，加以幾碗冷飯，積食未消。嚴陵灘三日波濤，滕王閣一番哭泣，內因外感，積累而來，一到豐城奄然大病，何先後氣體之不類耶？掩卷思之，乃知人生最不忘情，莫如知己之生死。前之不病者，櫻心之境尚

有快意之遣，以未公父女援救，事後自可寬懷也。後之必至重病者，勞身之後，驟值痛心之事到門，見狀悲生，倉卒臨時不及過也。謂此時而素臣猶能卻病，非真知素臣者矣。

憶母一詩，與滕王閣懷古一篇，皆真血性文字。遭際愈奇，閱歷愈深，悲騷亦愈甚。使在初次出門之日，即不應有此胸襟，又安得有此文字！善讀書者自能設身處地而得之。又李之病，雖為素娥而設，而既寫其病，即無突然而病之理，故自前兩回開除頭陀受寒勞力起，節節生根，至寒氣逼入骨裡，則病已成矣；覺道頭疼，則病已見矣。加以鬱勃賦詩，大哭大笑，復在柩前哭至傷心，病安得不速發且極重乎？此亦云之觸石而出，膚寸而合，然後不崇朝而遍天下之義。

不特開除頭陀以後節節生根，而其根伏於第六回璇姑之香口，又李云「素娥姐果然精於歧黃，璇姑之言不謬」，是未種根之先，先安一醫病之國手矣。週身骨節，節節靈通，真至文也！

頭陀包內之藥，後來借作攻苗之具，是素臣之開除頭陀，不取包內別物，而獨留此藥者，卻早有作用在內。然以孤客而駐足於嫌疑之地，此等物件自應棄去，乃因此而幾釀大禍，不知者將以素臣為何如人耶？